

行方蛰伏多年,终推出一函力作。行文饱含激情,笔触缜细,抒无尽乡愁,写童年记忆,向原野作歌,为村巷立传。一曲半岛交响,满腔热烈真挚,动人心扉,感人至深。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 张炜

好书先睹

□李一鸣

行方的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即将付梓,文学鲁军再添新干将,烟台文学又出新成果,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。

在我的印象中,行方儒雅内敛,朴实稳重,待人真诚。他早年喜欢文学,高中和大学时曾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,后来虽然进了党政机关,多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但在其内心深处,文学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。或许正是因了这份文学初心,他在调入文联后对文学组织工作满腔热忱,几年来先后成功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内涵深、影响大的文学活动,为新时代烟台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,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行方到文联工作,使他从事的职业、追求的事业与对文学的钟爱得以融合起来,从而再度激发了创作热情。工作之余,他重新拿起了笔,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写作,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仅仅两年多时间,他就写出了30多万字的作品,创作势头扶摇直上,让人刮目相看。这部散文集,正是对其创作成果的一次盘点和回顾。

纵观本书文稿,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:一是情真意挚,写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;二是言近旨远,呈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格局。

“情者文之经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语)。充盈、流动的情感,是散文能够吸引人、感染人的主要原因。中国人历来注重亲情,对于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写作者,亲情和乡情都是绕不开的题材。在本书中,行方从亲情出发,回忆往昔,回望故土,回溯从童年到中年、从乡村到城市、从故乡到他乡的人生足迹,字里行间充满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尤其是在那些讲述亲情故事的篇章中,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条潺潺流动的情感之河,真挚的情感如清激的河水,总能到达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例如《巢中一夜》和《归巢》中对病中母亲的牵挂和担忧,《归巢》中关于父亲离世后的哀痛、怀念和忏悔,《归巢》中对外祖母的追忆等,这些感人至深的文字告诉人们,至情至爱其实就蕴藏在琐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,稍纵即逝,需要倍加珍惜。

心灵微品

□张行方

心中有沟壑 笔下有文章

——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序

心中有沟壑,笔下有文章。沟壑,包含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也蕴含着历史观、时代观。散文写作,就是写史,既是写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史,也映照出社会发展史和时代变迁史;而作家的思想境界、精神境界、审美境界、人格境界如何,直接关系到散文的境界和格局。本书所收录的作品,既是行方人生体验的真实记录,也是他认知水平和审美意趣的自然流露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没有拘泥和沉溺于个人悲欢的感时伤怀和小我世界的精致描写,也没有把自己的故乡描绘成世外桃源,而是把个人的情感和叙事自觉定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,努力呈现业已消失的乡村生活史,抒发独到的感悟和思考,从而使个体的生活体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例如在《巢中一夜》中,他没有回避当下农村的老龄化、空心化等问题,通过自己的视角客观地呈现当下农村的真实面貌,引发人们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。再如《行路记》《足履之间》《祖传旧物》等篇,均是从小处着手,以个人生活的微小侧面折射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。还有不少篇章,写的虽然是生活之地烟台,实质上还是延续了他的乡情和对内心世界的追寻。这些作品紧扣时代主题,聚焦乡村振兴、生态保护、文化传承、时代变迁等现实题材,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开阔的视野和醇厚

的家国情怀。
行方的文笔平实细腻,行文就像他所描写的鲁东南乡村一样朴实自然。好的散文善于把握细节,我觉得行方深谙此道。他以此描摹物象、钩沉往事、勾画人物,抒发自己的体察和感悟。比如,《归巢行略》《乡间杂记》《向往》中关于童年往事的追忆,《年味里的故乡》中的年俗记忆,《想起一头黄牯牛》中放牛时的心理描写,《迷惘的季节》中关于物候的描写,《海岛渔号》中渔号表演场面的描写,这些细节丰盈生动、细致入微,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简而言之,这是一部饱含真情、立意深远的作品,行方以自己的视角,用平实、准确的文字,书写深植于故土的乡情亲情,展现胶东半岛的山川风貌之美及城乡发展变迁,写出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密切联系和关于流逝岁月的共鸣。这是他个人情怀的真实写照,也是颇具张力的时代纪事。期待行方行程发轫、力行不辍,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,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行稳致远。
是为序。
(李一鸣,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,著名作家、评论家)

AI时代,写作的意义

式的坚持是否还值得……这些纠结和疑虑,像船侧鼓荡的轻浪,虽然不足以动摇航行,却时常在初次出海的人心里掀起波澜。

2025年初,AI大语言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,在全球掀起巨大波澜。智能时代的赛博格,写作“才华”令人惊叹,仅需几十秒,即可按要求生成有模有样的文本,而且文采胜过很多平庸作家。而且,这还只是它的首秀,相信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,在不久的将来,DeepSeek必将变得更加强大。

DeepSeek引起的热议一直在持续,各界人士众说纷纭,最近几天的话题是DeepSeek与文学。有的人乐观,说这是文学的契机,将开启人机协作的新时代,有人却忧戚:“文学要消失了,作家要失业了。”我心里也有这样的疑问:假如有一天,人工智能足够发达,发达足以媲美人类顶尖作家的程度,普通人如我辈者,还有没有坚持创作的必要?当随便什么作品人工智能都倚马可待之时,人类在青灯黄卷下孜孜矻矻地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吗?

人为什么要写作?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。即便是同一个人,不同时期的写作动机可能也不尽相同。对于我来说,孤单、内向、爱恋和虚荣心都曾触发过我某个时期的写作欲望。我最早的写作始于念高中时,这段叶公好龙式的经历,我在《迷惘的季节》里已经讲述过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,文学方兴未艾,沉湎于作家梦的文艺青年比比皆是,有这样的爱好不足为奇。几年后的大学时光,我过得悠然而散漫,大部分时间被围棋占用,其间出于少量的虚荣心和功利目的,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字。前些年,我偶尔翻出那些诗歌、散文和论文,每每会沾沾自喜,但现在回想起来,大学四年里我最大的遗憾或曰损失倒不在于写不写和发不发表,而是没有静下心来,好好读几本真正喜欢的书。

我参加工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,在彼时的老大院里,机关氛围森严,任何业余爱好都显得格格不入。为了不被别人说闲话,我接受了“过来人”的善意提醒,悄悄地藏起了所有的爱好,包括下棋和写作。

再后来,我收敛自己,默默生息,生活平淡琐碎,在紧张繁杂的工作节奏里,与当年的文学梦想渐行渐远。

倒也没有彻底绝缘,其间也曾经有一搭无一搭地写过两年,那时我在基层挂职,突然拥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,就经常写一写博客,记录一些小小的感触和平淡的日常。后来,因为缺乏定力,加之工作调整,最终还是放弃了——像一个没有耐心的挖井人,挖了半天没见到水,放弃之前又气急败坏地乱挖一气。

那是我最近的一段写作经历,距今已有十多年,留存到现在的,仅是几张泛黄的旧报纸。更多的文字成为了数字垃圾,早已消失在网络的虚空里,了无痕迹。

人生是一个重力加速度的过程,像掉入时间黑洞的自由落体,越落越快,不由自主。这个加速的过程令人恐慌。40岁前后那几年,我这种对于时间的恐慌感一度非常强烈,有时甚至深夜无眠,内心惶然。时间是最无情的,不管你是穷还是富,睡着还是醒着,写还是不写,它都会流逝,不舍昼夜。2023年初夏,我回老家探亲,深更半夜,突然醒了,心里惦记着病中的老母亲,又联想到正在经历时代之变的村庄,即兴写下当时的所感所思。这就是那篇《巢中一夜》。写的时候,我没有考虑要把它写成什么样子,写完之后,自己也不说清它究竟像什么。几经修改后,我把它投给了一家著名的文学期刊,出乎意料的是,居然进入了三审。虽然最终未能刊用,但对于时隔多年重新拾笔的我来说,无疑是莫大的鼓舞。

此后,我又忙里偷闲,陆陆续续地写下了若干篇文章。写的过程中,我总是有一种“没准备好”的顾虑,每次打开电脑,都像初次参加面试一样有点小紧张,有些生涩,不是很习惯,经常卡顿。偶尔比较顺畅,多数得以发表。有时得到一些师友们的表扬,我清楚地知道,他们的点赞多半是出于宽容和期许。

所有的经历都是值得的。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:“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,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。”如果写作真的是挖一口井,现在回头看看,我早些年忙活其实没有白费。正是那些一曝十寒的练习,帮我提前完成了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。

乡愁和亲情,是文学永恒的母题,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。这些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,是我进入中年后最想写下的。

纵观本书文稿,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:一是情真意挚,写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;二是言近旨远,呈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格局。
——李一鸣



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出版

著名作家张炜、李一鸣、白桦、红孩倾情推荐

本报讯 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选辑作者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散文作品33篇,内容涵盖亲情、乡情、乡土风物、生活过往及生命感悟等,通过记录生活、追忆过往和状写现实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胶东半岛的城乡巨变和社会变迁,具有鲜明的生活色彩和时代印记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,著名散文家、评论家李一鸣为该书作序。著名作家张炜、文艺评论家白桦和散文作家红孩寄语推荐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当代著名作家张炜:“行方蛰伏多年,终推出一函力作。行文饱含激情,笔触缜细,抒无尽乡愁,写童年记忆,向原野作歌,为村巷立传。一曲半岛交响,满腔热烈真挚,动人心扉,感人至深。”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,著名散文家、评论家李一鸣:“纵观本书文稿,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:一是情真意挚,写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;二是言近旨远,呈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格局。”“文笔平实细腻,字里行间充满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热爱。”

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、著名文艺评论家白桦:“这是一本源自故乡的时间之书,隽永节制,意味深长。作者张行方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透视过往,通过选取一些记忆片段和生活断章,既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人生况味,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乡巨变,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心灵冲击,读来让人感慨,发人深思。”

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、著名散文家红孩:“散文是说我我的世界,即我所经历的,和我所认识的。张行方的这本书,显然是在传达他所经历的亲情故事、生活点滴以及不经意间的人生感悟。这些经历不论是记忆悠远,还是风清云淡,都将定格在属于他的文字表达中。这些文字从‘我’的视角展现了胶东半岛几十年来发展变迁,文笔细腻,情感和诗意相融,既有鲜明的个人生活色彩和地域文化印记,又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,我相信读者——也就是更多的‘我们’会为此产生共鸣。”

作者张行方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烟台市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,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曾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多次获全国和省级新闻奖。近年从事文艺组织工作,业余进行文学创作,不断有散文和诗歌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鸭绿江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青岛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等报刊,并多次获奖。



在本书中,我写了我的亲人及乡亲。我以文字的形式确认他们,确认他们生活的那段时间,确认他们曾经来过的这个世界。

我写了故乡的过去和现在,其中涉及的人、事、物,有的已经消逝,有的正在消逝。我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,从童年到中年,从故乡到异乡,琐碎而波折,平凡而难忘。我还写到了最近30年生活的地方,包括胶东半岛的四时风物、山海风韵和时代变迁。

我写下我的出走与回归,追溯与怀恋,回眸与眺望。我写下这片土地的贫瘠与丰饶,传承与变迁,沉默与欢喜。我觉得,写下是一种确认——对故土的确认,对人生经历的确认,对消逝时间的确认,对这个世界的确认——就像坐在时间的列车上,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山峦、河流、田野、村镇、云朵、灯光、晨曦……它们告诉你走出了多远和多久。

由DeepSeek写作,我想到了围棋。虽然多年不下棋了,我依然经常关注各种赛事。2016年3月,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(AlphaGo)与曾经夺得14项世界冠军的韩国顶尖棋手李世石进行了一场人机大战,结果李世石以1:4败北。一年后,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再次向阿尔法狗发起挑战,结果依旧毫无悬念,代表人类的柯洁以0:3惨败。

李世石侥幸赢下的那一盘,至今仍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唯一胜局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,人类棋手战胜AI已经绝无可能。然而,围棋这一千年技艺并未因此凋零,世界围棋人口不减反增,每天依然有许许多多的棋手和爱好者绞尽脑汁,乐此不疲。为什么会如此热衷?我认为根本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对下棋本身的热爱。对于下棋的人来说,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下棋本身,而不是它能带来的其他东西。或者说,与我们对弈的,我们要战胜的,其实不是别人,而正是我们自己。因为下棋的意义,不仅仅在于单纯的胜负,更重要的意义在胜负之外,那就是对生命潜能的探索和对精神愉悦的追求。

写作和下棋一样,其本质和意义,不是与外界较量的竞技,而是对内心的映照和深度求索。人为什么要写作?因为有所说的冲动和愿望,想把情感和思想固化为文字,想用文字雕刻存在,想用存在对抗时间。人工智能再发达,也无法感受喜悦、畅快或者悲伤,无法在文字中留下泪水和呼吸;它可以迅速生成流暢的文本,却无法在其中注入情感,更不会体验到一件作品完成时,写作者心中那种隐秘的快乐。

卡夫卡说:“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。”数千年来,每一个写作的人,都在重复着这个古老的仪式,并且在虚空中听到了回声。